

以創科發展破局
推動香港產業升級

香港產業升呢有計

香港憑藉金融、貿易和航運等傳統服務業，成為東方之珠及亞洲四小龍之一。然而，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革的當下，香港經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站在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關鍵路口，亟需尋找新的產業增長密碼。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特區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從《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的發布，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都彰顯出其推動創科發展的決心。

趙汝恒 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研究及創新)

創科發展無疑是香港破局的關鍵，不但能催生新興產業，同時能賦能香港從傳統服務業向高附加值的科技產業轉型，構建更多元化、更穩固的產業結構，使其具有新模式、新動能，煥發新生。其中一個由創科帶動經濟發展的火熱例子便是低空經濟。低空經濟是以低空空域為依託，以民用有人和無人駕駛航空器的低空飛行活動為牽引，帶動航空器研發、生產、銷售以及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飛行保障、衍生綜合服務等相關領域融合發展的綜合經濟形態。這一經濟形態因其產業鏈條長、輻射面廣、成長性和帶動性強等特點而備受關注，被視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香港高校在高性能新材料、複合材料、航空航天設備研發上多有累積，有望轉化成適合低空經濟用途的產品，孵化出低空經濟相關的先進製造產業。

助力低空經濟發展

香港是國際交通樞紐之一，在高空領域有着豐富的交通管理經驗，這些經驗可以對做好低空飛行規劃起到借鑒作用。香港可充分發揮在人工智能技術、感知技術、新一代信息網絡技術方面的優勢，結合豐富的空中交通管理經驗，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成為低空飛行規劃中心、粵港澳大灣區低空飛行網絡的「大腦」。

在發展低空經濟的過程中，業界經常面對飛行器本身或不當使用導致安全與隱私問題。香港的保險行業有多年歷史，市場成熟，同時有着完善的法律基礎，一直以來受到全球投保者的信賴。香港可開發與低空經濟相關的保險種類、拓展保險責任範圍，參與低空飛行器監管或飛行規劃平台等數字化系統的建設，與企業和科研機構合作共同研究低空經濟發展中的風險特點和保障需求等等，成為全球低空經濟服務中心。香港的檢測、認證行業同樣能夠依託低空經濟趨勢而起。香港可以成為國際政策及內地政策及認證的交匯點，為粵港澳大灣區低空

經濟相關的產品、服務或技術，提供開拓海外市場的途徑。

形成國際產業集群

從低空經濟的發展可以見到，創科發展促使了交叉學科以及產業的融合發展。香港理工大學在積極探索醫學和工程的「醫工結合」、人工智能賦能醫學的道路，並在科研成果轉化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例如能造福全球兒童眼部健康的近視控制鏡片，全球銷售量逾4,000萬片；整合了人工智能功能的自助式眼底照相機，能夠進行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和三種常見眼病的篩查；研發了用於脊柱側彎無輻射評估的三維超聲波成像設備等。這些科研成果都可為香港生命健康科技產業帶來新的增長點，未來加強產學研合作，加速科研成果轉化，有望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命健康產業集群。

香港創科發展之路有獨特優勢，但絕非一馬平川。土地資源緊張、工業基礎薄弱、科技人才短缺與流失、科研生態鏈不完整等問題都有待解決。在土地方面，可通過優化土地規劃，如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為創科產業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在工業基礎方面，鼓勵高端製造業發展、推動新型工業化，促使高技術含量、高增值空間的製造業或工業落地香港；在重工業、基礎工業方面則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協同作用，彌補自身不足；在人才培養上，加強與高校的合作，開設更多符合新時代產業需求的專業課程，同時加強優惠政策吸引海外科技人才來港；在科研生態鏈方面，加大研發投入達到國際創科中心的研發投入水平，強化「產—學—研—用」協同機制，為尖端的實驗室科研成果尋找應用場景和轉化途徑，提高成果轉化率。

香港創科發展對於產業轉型升級和尋找新的產業增長點意義重大，這不僅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保持優勢的必然選擇。



改革收費制度
鞏固香港醫療安全網

許澤森 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

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長期以來是香港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支柱，為數百萬市民提供可負擔且高質素的醫療服務。然而，隨着人口老化加劇、慢性病負擔攀升，以及醫療科技成本上升，現行收費制度已難以支撐公營醫療體系的持續運作。醫務衛生局及醫院管理局在上月公布的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是應對這個系統性挑戰的重要一步。政府必須推動改革，以確保公營醫療資源用得其所、減低浪費，方有空間把資源留給最有需要的「貧、急、重、危」病人。

合理分配資源

香港的公營醫療是高度補貼制度，主要依賴政府從稅收和其他收入中撥款支付。有學者已指出以類似方式資助公營醫療的其他地方，政府稅收率不少都在30%至40%之上，期望維持香港的低稅制度以現有模式長期資助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是不切實際的。財務因素以外，醫療服務所需的設施和專業人員供應彈性很受限，醫療資源總在短缺狀態，期望醫療服務量可以短期內彈性大幅增加也不切實可行。政府一方面要有序增強醫療制度的總體能力，另一方面亦要有針對性地調度有限資源應對市民持續增加及突發的醫療需求。公營醫療收費改革的目標之一在於調整公私營醫療資源運用失衡、改正公營醫療資源錯配及減少浪費，以助減低公營服務質素因過度負荷而崩潰的風險。

與一般商品服務不同，每位市民都需要醫療服務，但每個人都難以全然確定何時需要、需要多少，尤其是突發的醫療需求。維持公營醫療系統穩健，是對所有市民，包括基層市民的最大安全保障。政府因此透過收費改革，強化公營醫療的安全保障功能。對於危、重疾病人，收費改革將會調度更多資源協助需要負擔昂貴的自費藥械項目的病人，醫管局亦將更具備條件增加高度資助藥械及受安全網覆蓋的自費藥械項目數量。在住院和診所服務收費方面，醫管局以現時病人使用公營服務的模式推算，收費改革生效後，不計及獲豁免收費人士，八成病人全年的住院及門診相關費用開支會少於2,500元，九成病人全年開支將仍少於4,500元，而餘下少數病人中費用偏高的個案，將受每年一萬元的住院和門診收費上限保障。收費改革將為病人特別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市民劃定一個可預測、能負擔的公營醫療支出預算，使病人不會因突如其來急升的醫療需求措手

不及，降低市民因病致貧的風險。

至於經濟負擔能力較低的市民，收費改革將為他們安排大幅放寬的費用豁免安排。現時共超過60萬名領取綜合公共援助和75歲以上領取長生津的市民已獲全數費用豁免，他們的費用豁免資格會在收費改革中維持不變。此外，醫管局將會把所有收入在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或以下和持有資產符合公屋申請資格的市民，納入為合資格可申請費用豁免群組。此舉將會把合資格申請費用全額或半額豁免的人數大幅由約30萬增加至140萬人。受惠於放寬費用豁免安排，在收費改革實施後病人全年支付的住院和門診實際費用會比上文推算的支出分布更低，不同經濟情況的市民都能負擔。

精簡審核豁免費用程序

在實施費用豁免新安排以及設立收費上限相關的申請程序時，醫管局會以盡量精簡程序為原則，減少重複核實病人收入和資產資料的需要。例如現時合資格領取長生津的65歲以上人士，絕大部分應能同時符合醫管局費用豁免所訂的入息和資產資格，又例如在職家庭津貼的申請人已作出的入息和資產評估，可以作為醫管局處理費用豁免申請的參考等等，醫管局可按實際情況要求申請人提供必要或有所欠缺的資料，而無須逐一從頭評估。

收費改革的費用項目水平將於不久後按《醫院管理局條例》刊登憲報正式公布，醫管局其後將聚焦為新設的醫療保障措施設立仔細的實施程序和流程，並會與相關持份者繼續保持溝通，務求新費用於2026年1月1日生效時，各種安排及處理程序都便利病人，對醫管局的行政負擔亦能減至最低，同時不會為照顧病人和他們其他家庭福利需要的醫務社工帶來過多額外工作。

公營醫療系統的使命，是確保所有市民不會因經濟理由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照顧。要實現這一使命，我們不能放任公營醫療系統在日益增加的財務和專業資源壓力下慢性失能。明年開始實施的收費改革是重要但並非唯一一步，我們仍要將收費改革推進到位為止；收費改革亦非醫療改革的唯一一步，我們仍要將其他改革項目尤其是基層醫療改革推進到底。改革過程需要市民的理解與適應，但最終目標，正是為了守護幾代香港人共同珍視的全民醫療安全網。



優化輸入人力措施增競爭力

邵家輝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近年來，特區政府適當放寬多項輸入人力計劃，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當下香港經濟面臨多重新挑戰，多個行業人手短缺問題依舊存在，積極研究優化人力措施有其實際需要。

香港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過去十多年間，香港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從13%上升至現時約23%，預計2046年，這一比例將進一步升至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本地勞動人口數量卻未有明顯增加。儘管加強培訓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矛盾，但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狀。

以建築業為例，根據《國際建造成本指數》，香港的建築成本位居亞洲第一。北部都會區建設迫在眉睫，這是香港拓展城市發展空間、提升城市競爭力的重大戰略舉措。未來幾年本港對建造業工人的需求將大幅增加，預計需要額外數萬名熟練工人。若不能及時補充足夠的勞動力，不僅會影響建設進度，導致項目延期交付，還會進一步推高建設成本。目前，香港一些大型建築項目的工期已經比原計劃延長了20%至30%，建設成本也隨之上漲。這將削弱香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目前，香港多項輸入人力計劃規定，外勞工資不能低於業界的工資中位數水平。然而，在新加坡和澳門，不少行業輸入勞工並無此硬性規定，且兩地人均GDP均高於香港。這表明，認為沒有相關規定就會拉低本地經濟

水平和工資水平的想法，是缺乏事實依據的。有見於本港外籍家庭傭工的工資無須依照本地家傭的工資中位數而訂定，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應檢討輸入勞工工資不得少於香港相關工資中位數規定，從而減低營商成本及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同時，在確保本地員工優先就業的前提下，亦可研究仿效韓國、新加坡、澳門等地做法，就不同行業訂定配額。

不少中小微企反映，中位數工資水平，加上每名外勞9,600元僱員再培訓徵款、住宿費等，使輸入外勞開支過高。以一家小型餐飲企業為例，如果按照現行規定輸入一名外勞廚師，每月的人力成本可能超過3萬元，這對於原本利潤就微薄的小微企業來說，無疑是沉重的負擔。這導致他們對申請輸入勞工望而卻步，進而導致人手短缺、服務質素下降等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在美國掀起全球貿易戰的大背景下，各地產業鏈面臨亂局，各項生產要素的競爭異常激烈。香港本身土地成本高，若在人力成本上再自我束縛，企業將陷入不利的競爭環境。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就是保住香港的競爭優勢。因此，優化輸入人力措施是香港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面對勞動力持續下降，香港確實需要輸入人力，以補充勞動力缺口。特區政府應以開放的態度，借鑒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結合香港實際情況，制定更加合理、靈活的人力政策，為香港的繁榮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輸入外勞
須平衡各方利益

林素蔚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上周討論「優化輸入人力措施」的無約束力議員議案，商界和勞工界展開激烈辯論、各抒己見，最終所有修正案和原議案都不獲通過。被否決的顯然不是「優化」本身，而是議員對如何「優化」沒有共識。特區政府宜實事求是，平衡各方利益。

過去幾年，本地勞動人口萎縮，大量低技術職位處於空缺狀態，加上疫後香港經濟復甦不似預期，中小企經營相當困難，雙重夾擊下，勞資雙方都大感頭痛，「請人又怕生意不好，不請員工便工作量大增」。就連「香港後花園」西貢，也有不少商舖因此結業，當中不乏老字號。可見短期內繼續輸入外勞，是滿足人力市場需要的權宜之計。

不過，雖然輸入外勞是最容易解決人手問題的方法，可以滿足眼前所需，卻忽略了長遠的結構性問題，未來若若要擺脫對外勞的依賴將十分困難。以新加坡為例，當地1960年代已經開始輸入外勞，後來進一步擴大計劃，以至於現時的建造工人，近乎百分百是外來勞工；至於1980年代開始大量輸入外勞的澳門，根據2024年3月至5月的數據，共37.93萬人的居澳勞動人口，實際外勞人數已經超過18萬人。

先堵法律漏洞 保本地勞工權益

事實上，從立法會投票結果不難看出，香港社會對輸入外勞政策是有分歧的，無論是增加或減少外勞，都會造成深遠影響，那倒不如先堵塞法律漏洞，保護本地勞工權益。

特區政府過去多次強調，輸入勞工必須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保障本地勞工的薪酬與福利」，筆者也樂見2024年施政報告就僱員再培訓局提出多項改革，包括增加最少15,000個年度總學額，相信有助

調節本港勞工市場。但計劃實施至今，特區政府似乎過度強調整個市場自律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而忽視市場以成本效益為首要決策依歸的重點。企業往往以「利益」為準則，現實是輸入外勞更符合經濟效益，更有不少企業遊走灰色地帶，透過提高本地勞工的招聘需求，旨在造成無法有效招聘本地勞工的假象，更有甚者，「外勞」與「黑工」一起請，用漏洞逼走本地勞工。若特區政府未能嚴格監察，情況只會每況愈下。

至於外勞權益方面，同樣面臨重大挑戰。「陰陽合同」的情況十分普遍，交給政府的一份符合「不能低於本地工人月薪中位數」的規定，實際上卻有另一份合約，要求「回水」一半以上給「三判」，否則就即時「失業」。大部分外勞需要養妻活兒，只能忍氣吞聲任人繼續剝削。

嚴查企業濫用外勞配額

輸入外勞政策檢討在即，特區政府須在現行基礎上加強多項工作。首先，強化監管機制，嚴查企業濫用外勞配額及「陰陽合同」問題，提高罰則並加強突擊檢查，杜絕剝削。其次，可提供稅務優惠，鼓勵企業按實際人力需求，提供培訓課程讓本地勞工裝備自己，提升本地勞工競爭力。此外，也可考慮訂立清晰的「剎停機制」，避免外勞政策成為依賴。

輸入外勞終究是「止痛藥」，而非「根治方案」。若只顧短期經濟效益，忽視勞工權益與長遠人力規劃，社會矛盾將持續加劇。香港需要的，不僅是「補充人力」，更是一套公平、可持續的勞動政策，讓本地與外來勞工都能在制度保障下，共同推動社會前行。



多方合力構建支援照顧者網絡

穆家駿 全國青聯委員 灣仔區議員



香港社會正處於人口高齡化的關鍵轉折點，居家安老政策雖保障了長者的生活尊嚴，卻將龐大的照顧責任轉嫁至家庭照顧者身上。生命熱線最新調查揭示，近八成照顧者須長期承擔照顧長者的重任，其中四成處於身心「高負荷」狀態，更有個案因壓力瀕臨崩潰。這些數據不僅敲響社會警鐘，更凸顯整合地區資源、建立全方位支援體系之迫切性。地區關愛隊、區議員以及社會各界的協作，正是緩解照顧者壓力、推動社會共融的重要良方。

根據相關調查，照顧者的壓力來源複雜且相互交織，比如多數照顧者須同時兼顧工作、子女教養及長者照護，尤其女性往往被默認為「家庭照顧主力」，不堪重負。即使是筆者服務的灣仔區屬於相對中產的區域，依然有不少家庭面對長者慢性病、認知障礙等問題。照顧者缺乏專業護理知識，而私營醫療服務費用高昂，一般基層家庭更可能因要照顧年長家人而離職，陷入經濟困局。其中筆者曾接觸的一個社區個案中，照顧者本身也是長者，與其年近九十的父親同住。兩父子不知如何申請社區資源，面臨「求助無門」的孤立困境，最後竟決定自焚輕生。傳統家庭觀念使照顧者習慣默默承受，直至身心瀕臨極限才向外求助。這種隱形壓力若未及

時疏解，很可能演變成家庭悲劇。

關愛隊作為政府推動的地區支援力量，具備「貼地、靈活、快速回應」的優勢，能針對照顧者需求提供三層支援，比如社署新開展的「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讓關愛隊定期對區內「獨老」、「雙老」家庭進行探訪，建立「社區資料庫」，主動識別高風險家庭，定期派發照顧物資，並將有需要的個案轉介至社會福利服務單位跟進。以筆者負責的關愛隊為例，為長者以及照顧者開辦心理健康講座，既可以讓照顧者分享經驗、建立互助網絡，又可以幫助長者認識自己的情緒，及早識別抑鬱，及時轉介心理諮詢服務。

事實上，要根本上改善照顧者處境，須動員社會多元力量。例如，灣仔區議會曾為區內唯一公共屋邨內所有的「獨老」、「雙老」住戶進行家訪。面對近千戶的長者，只有結合區議會、地區關愛隊、民政處以及地區各界人士的力量才能實現。同時，如何用好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也是其中成功的關鍵。「護老」不光是家庭的責任，還可以聯繫社會不同的資源。照顧者是居家安老政策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其付出不應以犧牲自身健康為代價。政府須將「照顧者支援」提升至政策主軸，透過區議會、關愛隊深化地區服務，並結合不同社會資源，建構可持續的照顧者友善生態。